

大学城

University
Town

欧阳国忠
简海燕 著

这里是爱情
青春在白衣飘飘的年代
里起舞，爱情在骚动的
青春里来了又去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

大学城

University
Town

欧阳国忠
简海燕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北 京

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，无标签者不得销售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：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学城 / 欧阳国忠，简海燕 著. —北京：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14

ISBN 978-7-302-38033-7

I. ①大… II. ①欧… ②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19897 号

责任编辑：陈莉 高岫

封面设计：周晓亮

版式设计：方加青

责任校对：曹阳

责任印制：李红英

出版发行：清华大学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tup.com.cn>，<http://www.wqbook.com>

地 址：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：100084

社总机：010-62770175 邮 购：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：010-62776969，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质量反馈：010-62772015，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装者：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170mm×240mm 印 张：24.25 字 数：409 千字

版 次：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：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~3000

定 价：36.00 元

产品编号：061230-01



目 录

- 第一章 青春，有些躁动 · 1
- 第二章 隔着人海遇见你 · 9
- 第三章 有些感觉，说出来就不再美好 · 22
- 第四章 社会是个大染缸 · 40
- 第五章 哪怕是记忆，想想也快乐 · 52
- 第六章 班级评优，众生相显 · 64
- 第七章 只是一时的好感 · 81
- 第八章 一起去穷游 · 98
- 第九章 新官上任三把火 · 112
- 第十章 “集中营”里爱情悄悄萌芽 · 129
- 第十一章 才转身就开始思念 · 144
- 第十二章 奇葩随处有 · 161
- 第十三章 下手快，才能干成事 · 177
- 第十四章 就让我们在一起吧 · 184
- 第十五章 再靠近一点点 · 200

- 第十六章 初次“下海”呛了水 · 215
- 第十七章 毕业在即 · 233
- 第十八章 累并幸福着 · 251
- 第十九章 找工作永远是个烦心事 · 264
- 第二十章 几多欢喜几多愁 · 284
- 第二十一章 接收函，来得这般不容易 · 299
- 第二十二章 告别，新的开始 · 327
- 第二十三章 第一桶金 · 343
- 第二十四章 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 · 360
- 第二十五章 青春无畏，理想万岁 · 374



第一章

青春，有些躁动

时光真是“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。不知不觉中，大学生活已经晃过一年。

列车干嚎了几声，正点上路了。林岚将头探出窗外，望着驻足在月台上的父母，直到他们的身影被拉成线、缩为点，最后消失在铁轨的尽头。父母为儿女操了一辈子心，没完没了的关爱成了她心中一块铅色的负担。在校时想回家，在家待久了又想返校。人啊，真是难以捉摸的高级动物。列车里沉闷着夏日油腻腻、燥烘烘的暑气。林岚浑身黏糊糊的，脸上像有无数只小虫在爬，刚平息一点痒处，另一片痒意顿生，无休无止，令人生烦。这个夏天特别闷热。

“要是后羿把这可恨的第十个太阳也射下来就好了。”这一闪现的念头如同一剂镇静剂注入林岚的体内。

林岚小时候最爱看神话故事，想着从前开心的事，脸上的笑意慢慢地荡漾开了。心静自然凉，林岚听着列车与铁轨间有节奏的敲击声，联想到了贝多芬的交响曲。列车转弯时一声长鸣，尔后便加速了，犹如刘易斯的百米冲刺，宛若约翰·施特劳斯指挥的交响乐演至高潮，让观众怦然心动，情绪高涨，林岚也莫名地激动起来，心儿随着窗边颤动的空气一起欢唱。

不知列车停了几站，林岚望着窗外飘摇的田野、山地、小溪、树林，久了便觉得有些目眩。她转过头，顾盼着车厢内烘烤的“沙丁鱼”。打盹的人偏着头，像钓鱼竿一样时沉时浮，有的嘴里还流出如蚕丝般的口水。闲聊的终因话不投机而变得缄默不语，神情呆滞。林岚不愿苦心经营的好心情就这样破灭了，她开始寻找能听她讲话的人，游移的目光最终定格在斜对面的一对父子身

上。父亲胡子拉碴，古铜色的皮肤，眼眶下陷得厉害，眼睛里流淌着慈爱的微笑，他侧着头盯着窗边看书的儿子，左手用一本卷了页的薄书扇风。那个男孩穿着有些土气，两颊红润，但色调似乎有些过度，眉毛像两把黑弯月，国字脸略显生硬，大大的眼睛有种泉水丁冬的感觉。他埋头在看一本厚厚的小说，很沉醉的样子。林岚揣测他是一个刚挤过高考“独木桥”的幸运儿，她开始闭目回想自己刚迈进大学门槛时那副丑小鸭的模样，嘴角浮现出丝丝的微笑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林岚只觉得有种飘然的感觉，等她睁开眼，伸了个懒腰后才发觉车厢里已涌动不安了。林岚猛然一看站牌，才知该下车了。

人群像潮水般涌向出站口，林岚倒是不慌不忙。不过两个大包却叫她痛苦不堪。

“宇伢子，你帮着提一下吧。”

车上的那个男孩笨拙地朝林岚走来，腼腆地笑了笑，他从林岚手上接过一个包，还准备提另一个包。

“这个包不重。我自己提，你们这是去哪儿？”

“我送儿子去读大学，今年我们村上就考上他一个，初次出远门，我来送送他，也好放心。妹子，你也是去读书的吧？”老汉笑得满脸皱纹，看看儿子，又说：“多读书才有出息。特别是我们乡里的孩子，若读了十多年书仍跳不出农门，留在乡下不文不武、不铜不铁的才难受呢！”林岚听着这纯朴的乡言俚语，心里热乎起来。

老汉右手提着一只大红皮箱，像是拎一床棉被那样轻松。他左肩背着一个帆布包，一条发黄的汗巾在包的背带上牢牢地打了个结。老汉放下皮箱，腾出手来，一把扯过汗巾狠狠地在脸上擦了把汗。烈日下，三人不规则的影子在地上移走。

交谈中得知，这个男孩是提前入校的新校友，林岚仔细端详着那个男孩：国字脸棱角分明，显得冷俊、深沉，头发又粗又黑，额前有几缕卷发。男孩发现有人看他，脸霍地红了。

好不容易上了公共汽车，车左转右拐，蜿蜒而行，最后在一座古色古香的校门前打了个转，停了下来。林岚不经意地望了眼车外，却发现了单瘦的岑海，她既感激又心慌。

岑海也看到了她，“嗨！把行李从窗口递下来吧！”林岚摇摇手，与那对父子一起下了车。老汉包上的汗巾摆动着，肩上红红的皮箱在阳光下很是显眼。

“妹子，我们走吧！”老汉说。

岑海一把夺过林岚的包，瞟了一眼她的同行者，满心疑惑地前行。父子俩有意与他俩拉开距离。

“一连三天我都来这等你，原以为你会早些回来的，没料到你这么无所牵挂。你的电话也总不通，真把我给急死了。妹妹说我这个暑假变得更像排骨了。”

林岚表情木然。

校园里有些冷清。林岚思忖着要把这对父子送到物理系去，正好在路上碰到物理系的学生干部，林岚委托他们关照。

“暑假太漫长了，我天天盼着早开学。我特意早点回校，以为你会与我心有灵犀。你们宿舍有几个已经回来了，平日你总是很积极，这次怎么一点也不积极了呢？”

“在家过着如天堂般的生活，休闲、自在。”

“我在家却过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没一天安稳日子过，每天都是无奈的等待和企盼。”

林岚心里既有甜蜜，又有惊慌和担忧，曾那么坚定的信念难道真会这样被摧毁？不，不能。和岑海只能保持纯洁的友谊，绝不能让友谊关系进一步发展。

“你可真会开国际玩笑，我到了。”林岚执意自己提东西回宿舍，岑海知趣地折回身走了。

久别的宿舍如强大的磁场吸引着林岚急切的心，她加快了步伐。包提在手里，勒得皮肉生痛。

“哇，亲爱的，看到你真高兴。不过，告诉你一个坏消息，我们宿舍被盗了。箱子匣子全被撬了。”

“吉祥物”盼盼正下楼去，看到林岚就劈头盖脸地放了一阵机关枪。

被盗！林岚突然觉得好恐怖，脑海里像有无数只小虫在钻，立马浮现出上次在学生活动中心展出的小偷在本校盗走的赃物，满满地挂了几十米，红的、绿的、花的，全新的、半新的，衣服、裤子、裙子，五花八门，林岚还庆幸地找到了妈妈在上海给她买的时装衣服。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为保险起见，离校时，林岚把箱子寄存到老师家了，看来这次幸免于难。

“就数你最走运，快去清查一下，看看丢了什么东西没有。”

“就我们宿舍被盗吗？”

“四楼还有一间。暑假小偷两次入室洗劫，派出所那些笨蛋至今都没

逮到他们。”

从敞开的窗户望进去，抽屉半开着，被撬的锁还挂上面，有如龇牙裂嘴的恶魔。

“皮箱全被撬了。”

“太惨了，盼盼，我那把漂亮的伞被偷了。”林岚叫道，“我太喜欢那把伞了。”林岚最讨厌下雨天，灰蒙蒙的天，湿漉漉的地。天地都是属于雨的，自己只能拥有屋下的小小空间，心情格外压抑。而当有一把伞时，走在雨巷中，就像从诗中走出的那位徘徊、忧郁的像丁香一般结着愁怨的姑娘，这样她才能忍受所谓的雨中浪漫。这把伞是她与妹妹逛了几天才买到的，粉红的底色，圆点醒目地嵌在其上，富有音乐的跳跃性和节奏感，温馨、浪漫而又有生机。最关键的是，这把伞下有着与岑海的故事。那次下雨的路上，岑海收了自己的伞想钻到林岚的伞下来，她却惊慌地躲开了，岑海笑着说她小气，她借题发挥，就说：“既然你这么喜欢这伞，等伞旧了，我送给你作纪念吧。”岑海一直记得这话。这小偷却与他作对，难道两人真是没有缘分？可桌上明明还有一把伞，这小偷可真会区别芝麻与西瓜谁的价值大。

“丢了就丢了，折财免灾，来，盼盼，吃些东西吧。”说着，林岚把家里带来的东西全摆出来了。

“哇……”盼盼大口大口地吃着五香牛肉，手里的勺子又伸向了红烧鸡块。“好吃，真好吃，真羡慕你有个这么好的老爸。”盼盼的咀嚼肌剧烈地运动着。

“那你去我家做我爸的干女儿好了。”

“有机会就去。”

盼盼嘴里含着满口的菜，吐出的话含糊不清。

大伙陆续回来了，这次不像以前谈的都是回家的所见所闻，说的反倒全是小偷和失盗。

“哎哟，你的裘皮大衣也丢了，真可惜，有八成新呢。”

“我的毛毯也丢了，小偷真嚣张。”

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，小偷竟然把蚊帐和床单都偷走了，大家后来才想到，这可能是用来包赃物的。

“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统统换新装，这下是舍不得也得舍得了。”

“你说得这么轻松，钱呢？”

“七大姑八大姨地八方求援，谁让我们是无产阶级？”

“不如大家都放轻松，去买了饭，各位把带来的东西都贡献出来，先好好聚聚。”

“最后的晚餐！过些日子我们只有勒紧皮带过苦日子了。”

这帮快乐的天使就这样打发了“灾难”，晚餐竟如宴会般热闹，特产摆满了桌，有新疆的葡萄干、河北的鸭梨、湖南的油茶和炒米糕，大家端着碗在屋子里走动，犹如在自助餐厅般。

洗净一身的汗渍后，大家又开始准备晚上的活动，会老乡的会老乡，有约会的赴约，余下的干脆学“五十四号文件”。当林岚从洗手间回来时，她们已经开战了。

林岚坐在桌前，细细地整理信件和日记本，心里涌起温馨的感觉。

“咚咚，咚咚。”脆生生的敲门声，林岚觉得可能是岑海，自己未出门，多少也是因为不想让他扑空。循声望去，果然是岑海。岑海冲大伙友好地点点头，却不再向前迈步。打牌的几个人开始窃笑，林岚干脆大方地走到门口。

“我买了电影票，看电影去吧！”

岑海的声音听起来怎么有点儿发颤。

“这有五个人，恐怕票不够。”林岚想活跃一下气氛。“只要小姐们肯赏光，都包在我身上了。”这一下他的声音却充满了活力。他想加入林岚的圈子，但每次林岚都不给他机会。

“呜啦……托福，同去同去。”

“四个电灯泡，到时不要太刺眼了。”

但她们还是丢下手里的牌，直奔电影院去了。

天还很亮，岑海买了些零食，每人手里都不空。

“你早就应该放血了，我们的大小姐差点被你拐骗。”

“我有那么大的魅力？”

岑海边说边面带微笑地注视着林岚。林岚没料到她们会从内部起哄，真是吃了人家嘴软，不惜出卖自己人。林岚担心被弄得假戏真唱了，脸上现出不自然的神情。想说明一下，又怕岑海没面子，心里堵堵的。

电影倒是惊险、扣人心弦，但林岚根本没心思看。同去的女孩嗑瓜子的嘴张着也不动了，全神贯注的样儿是平日不容易看到的。岑海也被电影故事吸引

了。林岚看着这个深沉不多言的小伙子，想着他们间的交往，她的思绪飘远了。

他俩是在老乡会上认识的，最后的节目是大学里的传统节目，跳交谊舞。林岚从没跳过，也不想贸然去试。她总觉得，自己第一次与男生共舞，舞伴一定得是一个英俊的男生，以后回想起来才有意思。

“跳舞吧。”一穿着红衣黑裤的小个子发出邀请。林岚想他只会比自己高一点儿，便说：“我不会跳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教你。”他说完便想来拉林岚。“对不起，以后吧。”林岚连连后退。那男孩只好道声“Sorry”走了。

林岚看着相拥而舞的老乡。高年级的女孩多半是化了妆的，或浓或淡，衣服也是精心挑选的，或者长裙飘逸，或者迷你裙展示着腿部线条，个个都竞相斗艳，就像是鲜花盛开，每个人脸上都流露出自信与清高。那个身着红衣黑裤的小伙还站在不远处，林岚也觉得自己的拒绝有点过分，心神不宁，犹如一朵朴实的小花在风中摇曳。她听着明快的音乐，望着涌动旋转的人流，有的舞步娴熟，配合默契，随着节奏一起一伏地挪步，令人赏心悦目；也有的在随意踩步子，身子大幅度地摇摆，双臂耸得过分夸张；也有的大踏步前进，让人忍俊不禁。恰在此时，戴志远与一披长发的姑娘旋转过来。戴志远与林岚是校友，他英俊潇洒，好几个女孩为他着迷。他的舞姿优雅，与女孩配合默契，适中的高度差，每转一圈，女孩的长发便飘起来，飘逸古典而韵味无穷。林岚觉得交谊舞是能融音乐、造型、艺术为一体的社交活动。林岚不再漠然，内心躁动起来。

夜风徐徐吹入室内，送进清凉，丝丝沁人心脾，怡人情趣。林岚环顾四周，目光最后定格在正前方摆弄录音机的男孩身上。他斯斯文文的，漠然地看着一对又一对舞伴从身边而过。一曲终了，他就熟练地换磁带，那漫不经心的动作很有吸引力，林岚突然有一种心动的感觉。

“林岚，我带你跳一曲。”志远满面春风地来到林岚身边，浑身散发着热情，不等林岚有反应，右手已伸出来，身子微倾，做了一个优美的邀请动作。

林岚蠢蠢欲动，拘谨地与志远相向而立。第一次这么接近一个男生，而且是一个颇有风度的男生，林岚的脸开始发热。戴志远左手轻扶她纤细的腰，她不觉得地抖了一下，一股热浪如电流般传遍全身。这个伴是可人的，她几乎有点骄傲地挪着脚步。“膨嚓嚓、膨嚓嚓……对了，跟上节奏，和平常散步一样……轻松点……左插步，一个节拍，右插步，一个节拍。”戴志远一边引导林岚，一边数着节奏，他的手在林岚腰际做着明显的暗示，林岚居然跳得像模

像样了，但总有些紧张，怕踩了他的脚，时不时地低头望望。

“放松，平视。第一次跳舞有这水平已经很不错了，再跳两次就能出师了。”

林岚总觉得有点紧张，忙乱中还是踩了他一脚。一曲下来两人都汗流浃背了。

“这是熟能生巧的活儿，得慢慢来，多跳几次就会了。”

“谢谢你，你请别人吧。”

林岚退下来，带有几分兴奋，她稍一抬眼，又看见那个悠然摆弄录音机的男孩，他好深沉好稳重，总觉得有一种特别的味儿。林岚仍沉浸在刚才的兴奋中，觉得刚才肯定会有不少女孩羡慕她。

“小姐，可以请你跳一曲吗？”林岚猛然抬头，站在她面前的是那个一直不曾跳舞的男孩。他声音很温柔，带有磁性的男中音。林岚一向对声音是最敏感的，一下子对他有了好感，她慌忙站起身，紧张张张地跟了去。

“我叫岑海。可以知道你的芳名吗？”

“林岚。”她觉得大学里还真不一样，平日电影里的浪漫故事也许会时常发生。

“我和你是一个系的，我在校园里看见过你好几次。”

“你能确定那一定是我？”林岚一脸疑惑。

“我有一次在你隔壁教室上课，另外你常上阶梯教室自习，在开水房也碰过面。”他那么自信，容不得你有所怀疑。林岚想我只是个平常的女孩，倒不知会给人如此深的印象，不由得心跳加速。

“对不起，踩了你一脚。”

林岚腼腆地道歉，为刚才的举止而脸红，同时有些纳闷：我好像从来不认识他，他怎么就偏偏关注到了我？不过，被人关注总是一件好事，一个正处在多梦年龄的少女更希望得到男生的青睐。

他俩交谈着，那个看上去冷傲的男孩，竟是一个十分注重细节的人。被他照料着，她感到十分得体而不突兀。但林岚从来没有与一个男生这么亲近过，本能的敏感使她想到了回避。但每当一曲终了，岑海总是诚恳地说：“我们就在这风扇下站会儿吧，那边人太多。”

就这样两人跳了好多支曲子，配合得轻松自如。林岚又想溜走，他又自然地留下她。这次，他用手撑在墙上，把林岚包围在角落里，她闻到了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汗味，也感到他的紧张，不知为什么，她倒有几分轻松感。

林岚跟他学转圈，他的右手在她的腰际做了明显的示意，她笨笨地转动，但总是转不到位，他耐心地教她，让她闭上眼睛，心里只想一个目标，旋转时也不要放弃，这样就不会晕。她闭上眼，轻轻地旋着，身子轻飘飘的，像飞起来一样。突然，他和她被人重重地撞了一下，他把她抓得更紧，她睁开眼，正想生气，岑海脸上却露出笑意，解释说撞他们的是他的朋友，她回头看时，俩人送过来一个既含歉意又意味深长的笑。

“他俩特别喜欢恶作剧，你没关系吧？”

她轻轻地摇摇头。

下一曲岑海有意走开了。一个男孩过来邀她跳舞，奇怪的是，林岚却完全找不到感觉，步子总跟不上他，那男孩便数落：“听节奏，步子要慢些。”

林岚心想刚才我不是跳得好好的，怎么跟你跳就这么不如意呢！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，她希望曲子快些结束。

一下来，岑海就笑意盈盈地走近，把她拦住，他刚才就在一旁看她跳。

“水平不错，到底名师出高徒。”

“什么呀，我跟他合不上节拍，跟你跳怎么就好多了？”

“跳吧。”

“那男孩自己水平不高，还老说我。”

岑海只笑不语，林岚静下心来听节奏，果然是她没合上节奏，但岑海却将就着她，“你怎么也弄错了节奏？”

“适应你。”

他俩一直跳到“难忘今宵”，这时林岚四处寻找同伴，却一个都没看见，只好对岑海说：“我要去找人了。”

他松开手，迟疑了一下，就跟着她，她回过头有点为难地看了看他，他说：“谢谢你陪我跳了这么久，下周六我去请你跳舞。”

正好姚琪过来找林岚，看了看她和岑海，开始窃笑。林岚一把拉住她连奔带跑，姚琪哈哈地笑了起来。

那夜，林岚躁动不安。



第二章

隔着人海遇见你

第二学期震宇当上了摄影协会的会长，决定于周五晚举行摄影知识抢答赛。

他在一间教室的黑板上用红色的粉笔重重地写下“本教室今晚有重要会议！”看了看后，他又加了一个醒目的感叹号。

晚上，震宇手里抱着两本影集，昂首阔步地直向教室。天边的夜幕上挂着一弯红红的新月，新月弯向星星，如情人遥首相望，于夜相守。震宇每次走这条路时便会无意识中看到红月亮与那颗亮晶晶的星星。每当这时，他的心海都会涨一次潮，有时海潮轻拍沙滩，有时海潮撞击礁石激起数米高的浪花。

走进教室，20多双眼睛齐刷刷地落在震宇身上，他浑身被烤得炽热难忍，迅速地找到一红衣少女投来的温柔目光，好久都没有把怦怦乱跳的心“镇压”下去。

他做了发言，话音抑扬顿挫，但一把目光投放在红衣少女处，声音就变得浑浊，浑身的肌肉开始紧张。他只好让目光尽量在教室的其他空间飘动，甚至将它流放到黑乎乎的夜空。当结束发言时，目光还是不由自主地定格在红衣少女身上，如一首乐曲悠扬婉转后随指挥家猛地一挥手，乐音干净利落地落在了关键的音符上。

今日的文玲秀发格外飘逸，脸蛋格外红润，嫩红的衣裙格外引人注目，像一朵透红的茶花，震宇违心地远隔她而坐。他脑海里火花乱坠，进入了无尽的思绪中。当他清醒时，却看见文玲只有3分，而最高分已到了10分。他真想小声地告诉她答案，但理智告诉他，这是不可以的。文玲是唯一的女选手，她矜

持有余，好些容易的题都不举手作答，错失得分良机。

震宇把相册奖给了两位男会员。等震宇给理事会的成员布置完工作时，文玲已飘然而去。他顿时感到心像被割掉了一部分，虽无疼痛，身体里却有些空。他冲出教室，裂了嘴的皮鞋踏在水泥地上，全无节奏可言。他心里沉沉的，西边天幕上怎么也看不见红月亮与那颗眨眼的亮星星。

为参加摄影比赛，同时排遣心中的烦闷，他决定去校外拍照。

他挎着破烂的黄书包，脖子上挂着相机，在公园的小路上踏着碎步，品味晨雾中公园的朦胧美景。走过湖堤，过了一座弯弯的小桥，来到儿童娱乐地，忽然看见一花丛后边有两个小女孩，圆圆的脸，大大的、乌溜溜的眼睛，头上别着别致的蝴蝶结。一个反映祖国花朵的题材出现在震宇脑海中，他“咔嚓”一声抓拍了这一镜头。碰巧那个长辫小姑娘正在抠鼻子。震宇在旁等了一会，又“咔嚓”拍了一张，正欲转向走开，却听到小姑娘甜甜的叫声。

“叔叔，能把照片送给我们吗？”

她拿出笔和纸，煞有介事地伏在栏杆上写下名字和地址。一个叫凡凡，一个叫静静。

时间不早了，想着与文玲的相约，下午答应要教她照相的。震宇带着两个小朋友出了公园门，却发现口袋里唯一的车费不知什么时候丢了，这下可为难了，十来里路不知要走到什么时候，就算能走回去，到时文玲肯定也走了，她会怎么想自己呢？会不会因自己的爽约而生气？肯定会，女孩子都会有点小性子，以为那是我精心策划的骗局，以后就不理我了，这……

在这样的心情下，他张口说出自己的困难，两个小姑娘互相交换了眼神，把自己的零钱塞到震宇的西服口袋后，一溜烟跑开了，边跑边说：“叔叔，一定要给我们寄照片来。‘五·一’不见不散。”

震宇望着两个小朋友跑远，心想，今天的收获真不小。

回到学校，他顾不得肚子在闹“空城计”，急急地跑到约定的地点。看见了文玲，他心里便踏实多了，站定才发现她还带了一个女伴。他尽管有些不满，但还是很高兴。

文玲也背了一个黄书包，但比震宇的干净得多。她一笑就露出小酒窝，脸上益发显得生动。

他让文玲从斜坡上往下小跑，准备拍张有动感的照片。文玲咯咯地笑着跑

起来，因跑得过猛来不及及时刹住，震宇迅速伸手揽住了她。等她站稳后，他急忙缩回了手，脸羞得通红。文玲倒是比较自然地拉着同伴轻盈地走在前面。震宇低头走在后面，听到文玲的同伴向他道别，和老乡先走了。震宇很紧张地看着文玲，尽管她想溜，但为顾全他的面子还是留下了。山坡上有条弯道，被才子佳人称为情人谷，是恋人携手散步的绝好地点。震宇也不知为什么要走到这儿，今天他不是作为她的情侣出现的，只是打探对方的虚实，能否攻破对方的防线自己没有底，也许自己只是藕灌进了稀泥——糊了心，沉醉于剃头师傅的担子——一头热。震宇心里想想，不觉得拉开了与文玲的距离。下了山坡，震宇在一个沙堆旁站住了。文玲却发现了新意，说：“在沙堆上放两个书包，再弄些花点缀一下，拍张相片肯定好看。”她说完，便去路边的刺蓬上摘花。震宇怕文玲伤着，跟了过去，用手指掐花枝，不料被刺划伤了，赶紧用嘴吸伤口，指头麻麻地生疼。

“小心点才好。”文玲抓过震宇的手瞧了瞧。

震宇感觉一股电流从手指传遍全身。他掏出小刀弄了点花枝，文玲把两个书包放在一起，靠近，再靠近些，在上方摆了两朵花，从震宇手里接过相机，选角度，对焦，调光圈和快门，摆弄了一阵，只拍了两张，胶卷就没了，两人只好道了再见回宿舍了。在回去的路上，震宇的心还砰砰直跳，她把我们的书包放在一起拍全景意味着什么呢？都说女孩子含蓄，难道她……是她在……

一连几日，他心神不安，傍晚与桥大到田野散步，不时来几句流行歌曲。这田园风光让他倍感亲切，他鼻子翕动了一下，闻到一股清香的泥土芳香，几个农民在田里劳作，而自己的父母此时也在劳作吧！

他们一生都没有好机会。娘小学的成绩是很好的，因家里穷没有书读了。爹更是如此，小的时候，冬天没衣裤穿，只好在下身包一条破毛巾到村前水塘的冰上打陀螺，以此法取暖。想着想着，他眼里蓄满了泪水。他昂起头，让涨潮的心情慢慢地平静下来。他在小路上跑起来，田埂窄，稍没留神，失去了平衡，幸好他小脑发达，手臂几经摇摆，身子扭了几扭，最终还是控制了平衡，没掉进田里。桥大笑得眼睛鼻子拧在了一处，笑声镀上落日的霞光，在田野上空飘荡。震宇扯着悲壮的沙哑的嗓音，引吭高歌：“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呀，往前走，莫回呀头……”

震宇总是闲不下来。他要主管摄影协会的事，还得花工夫提高学习成绩。除了文玲，他还有一个烦恼事。自己照了不下千张照片，却没有相机。每月的